

蒲公英

最後幾頁



公英閣小札

今年只剩下十幾天了，現在已很少用上每日一頁的日曆了。很久以前寫文章時，總喜歡說牆的日曆如秋風掃墓落葉一日一頁，一頁一日，從厚厚實實的一本，如今只剩吊兒郎當的最後一頁。

是的，我們的日子是何嘗是像日曆那樣一日一頁，一頁一日地如秋風掃枯黃的落葉，我們的青春何嘗不是這樣，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過去，從黃毛小子，到白髮蒼蒼，從孤家寡人一個，到兒孫滿堂。

有時閒來無事（其實，退休後，我是終日無所事事），把舊時的相片翻出來看看，重溫一下孩提時的往事，看著看著，眼簾升起了霧，真個是往事不堪回首。

我來菲律賓已經六、七十年了，小時候在香港上蘇浙小學時的往事，總會走馬燈似地不停地在腦海中閃過。

我從一九五五年上香港蘇浙小學一年級，一直唸到一九六一年六年級，那時候老師們正在緊鑼密鼓地為我們補習應付會考。父親每年都回香港住三個月，那年他返岷時帶了我同行，一走就六十幾個春秋。

小時候的同學，有好幾位我都牢記住，好像鄧德勝，畢業後去美國唸書，好多年後，他曾來過二次岷市，第一次在岷市見面，我們都還是孤家寡人一個，第二次他帶了他的另一半，我也有了妻子兒女，那時老母親還健在，這次見過面後知音杳然，再也沒見過面。還有一位徐青

海，上海人，在北角道他父親經營了一間名叫上海理髮店，父親要他學理髮，他不情願，認為理髮師沒出息。不過，他也會理髮。還有一位叫王國慶的是位道地的天津人，講得一口天津話。不過，還是福建老鄉佔多數。小時候北角叫做小上海，後來不知怎的，變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現在的北角福建老鄉多如牛毛，你到食肆或是商店，很多工作人員都是操閩南口音的老鄉。香港早已回歸祖國大陸，大陸同胞去一趟香港，聽說手續不怎樣麻煩，要不了多久，大陸同胞去香港，只需買張火車票或車票，方便得很。終有一日港澳台，也許再加上琉球群島，就會很祖國大陸連在起。台灣是祖國大陸不可分割，根連接根的同胞兄弟，琉球原住民也是華夏炎黃子孫，小鬼子非法霸佔琉球，屠殺不少琉球群島上的有著華夏炎黃血統的原住民，並不代表牠就擁有琉球群島，他只是個外來侵略者，希望有一天，能把倭寇趕出中國的琉球群島。讓琉球群島上的原住民能在這片他們祖先幾千年前，從中國大陸遷移過來的炎黃子孫，從新當上琉球的主人，把倭寇趕回他們的老家，或讓把牠們拋入汪洋大海中去銀王八。

在今年殘餘的最後幾天中，想到了，要是把人的一生當做是個旅程，呱呱墜地是旅途的出發地，而我輩中人，將居八十的耄耋老頭，將抵人生旅程的終點站。就如牆上的日曆，只剩下最後幾頁。當我們撕盡這最後幾頁，我們在這世間又會留下什麼呢？

唉！唉！這最後幾頁。

2025年12月16日

付玉成

「毀人不倦」的國際工程培訓（上）



各說各話

國際工程培訓正在國內如火如荼的展開，儼然有一種成為產業的趨勢，很多企業都喜歡請相關諮詢機構來做一個培訓，好像不培訓就不能做國際工程似的。作為一個職業國際工程人，對於

當前市場上流行的培訓我是不敢苟同的，既沒有質量，也沒有效果，基本是不負責任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字頭的企業在海外經歷了風雨的考驗，從事國際工程已是輕車熟路，不少地方國企也在國際大潮中施展身手，經驗不凡，海外實戰沒有人比他們更強，這些企業通過以老帶新，師徒互幫已經形成了在實踐中學習的良性循環，基本不需要來自外部的培訓，那些熱衷于請人培訓的基本為二三級企業經及部分民辦企業，他們剛剛出海，或正準備出海，有病亂投醫之虞，以為找一些機構作點培訓，就可以做海外了，由此引發了培訓的熱潮，其實那是對海外業務及培訓業務的誤解。有誰可曾想過，能夠培訓我們的機構至少應該資質和師質，可現實的情況恰恰相反，多數培訓機構是三無公司，幾個人一湊便開始接業務，搭建培訓平台的人一些是體制內職業生涯遇到了天花板，一些是看到了培訓市場的商機，它們離職後要麼找一家大的諮詢機構或協會掛靠，要麼自己起個很響亮的名字，並且千方百計地與國家有關部門及有關政策沾上一點關係，掛上一點勾，拉片大旗當虎皮，剝有介事地把自己裝扮成體制內機構，似而是而非的誤導不知情企業，開班和結業還裝模作樣的花錢請退休領導站台，搞得金玉其外，像真的一樣，再一看實質，其實與政府部門半毛錢的關係都沒有，培訓師都是游離在市場上的江湖郎中，只能賣狗皮膏藥，和應召女郎一般被臨時徵用，見錢就上，不對培訓結果負責，也沒有人審查課件，上課時講得頭頭是道，可全部都是抄來或道聽途說的，了無新意，不觸及國際工程的本質。因為他們自身對國際工程就是一知半解，有點像只見過豬走路而沒有吃過豬肉的人。可想而知，由這些人培養出來的國際工程人才怎麼能經得起實戰的考驗！但沒有辦法，有騙子就有人上當，總有企業願意充當冤大頭。

當然，我這麼說不是給想走出去的企業潑冷水，也不是否定國慰工程培訓本身，而是想提醒相關的企業及人員，國際工程培訓不能盲目跟風，一定要找對機構和培訓師，否則，趕潮流式的培訓只會上當受騙，既浪費錢財，又誤人子弟。

一、什麼是國際工程

要講國際工程培訓，就不能只講培訓，要從理解國際工程開始。什麼是國際工程呢？目前階段來講可理解為處于不同憲政體制及貨幣體系下的境外工程項目，簡單地說就是到需要簽證或出境許可證的地方去從事工程項目。從項目屬性上講，國際工程本質上還是建築業，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新東西。無論是海外的房屋建築、土木工程還是廣義的基礎設施建設，都屬於建築業的範疇。國際工程不是一個新的產業和行業。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建築產業劃分越來越細，分化出結構、建築、機電、裝修、電器、上下水等，現在又有了人工智能等等，如果按業務類別與專業資質等級細分，總數

已達十數項。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無論怎麼裂變，魯班都是我們的祖師爺，管理還是大同小異。所以，國際工程不是一個單獨的業態，它只不過是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從事建築工程，我們決不能拋開建築而談國際工程。

二、國際工程管理內強外弱

俗話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國際工程在國內外的管理上是有差異的。幾十年經營的結果已經證明了，我們的海外項目在無論是在管理水平還是在技術進步方面都比不上國內，這是由特定的條件所決定的，一是國內經濟發展飛速，建築水平越來越高，很多先進的項目都在國內，一般的工業與民用建築項目還成為了國際標桿；二是在國內，我們的國企及央企是政府的親兒子，承擔項目無邊界，而國外則不相同，涉密項目及「三新」項目或「敏感」項目多數不會由外國公司承擔，或者說業主不會交給政治、經濟體制不同的企業去做；三是我們企業在國內具有完善的資源貯備，對國內的設計規範與建築標準輕車熟路，而對海外卻沒有那麼方便。至於管理水平，我們不得不承認，國際領先承包商在集約化及精細化方面都比我們做得好，即使是我們自己的頂級承包商，國內的業務也比國外做得好，這主要是我們受傳統思維、觀念及行為方式的約束較多，一個武當拳師要用少林拳參加比賽肯定發揮不了自己的優勢。國際工程承包也一樣，市場資源配製及承包體制的不同，國內的打法到海外拓展必須經歷一個適配期，只有進到了那個「圈子」，才能享受「圈子內」的最優惠待遇，入圈是需要有誠意和付出代價的。我們的企業長期在國內環境下工作，主導著資源配置，有現存的方便待選擇，但國外沒有，即使有也不屬於咱們「外來戶」；國內推行項目總承包體系，國外時興施工總承包；國內企業喜歡規模，國外則講效益；國內走出去是要求，國外走出去是需求；還有，就是國內企業都是政府培養出來的「好孩子」，幹活挺好，扯皮不行，為了保全面子，多數時候寧願破財消災，也不願意爭取合同權力，國外多數時候是對事不對人。

三、國際工程需要培訓嗎

國際工程是否需要培訓，答案是肯定的，關鍵是怎麼培訓？誰來培訓？培訓什麼？受訓者是誰？想達到什麼效果？以我個人觀點來看，培訓可以有，但必須有針對性，泛泛而談作用不大。因為國際工程管理「一國一策」，沒有統一的標準，更無權威的教材，培訓應該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出國教育培訓，其中安全教育是第一位的，重點就是要警醒如何抵制誘惑，如何做好保密工作，如何辨別敵友等等，這對機構負責人及財務負責人到關重要，現在的海外腐敗與瀆職問題十分嚴重，不少人出國後被拉下水或貪腐墮落，都是平時不注意嚴格要求而被人施了小計、抓住了把柄，走向國家和企業的反面，企業海外會議以後，警鐘長鳴的培訓無論怎麼做都不過分；培訓的另一個方面是針對特定市場基本情況的講解，包括宗教及法律體系，建築規範，標準合同，及項目管理與驗收特點等，這類培訓需要在管理人員外派時進行或年休時分批集中進行。

（未完待續）

老油條

支持「琉球」原住民復國



想到寫到

琉球王國明初時即接收中國皇帝冊封，在明清時期就是中國藩屬國，1372年明朝派出冊封使到琉球，此後歷代冊封使往來頻繁，明清時期琉球使團來華已達884次之多，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中國民俗、飲食、藝術、茶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被帶入琉球群島，教會了當地國家治理，社會文化發展，相關影響持續至今。

回眸1609年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逼琉球要向薩摩藩進貢，但仍保留了一定的自治權，同時也仍保留與中國明清兩王朝進行冊封關係。

今日沖繩本來就是琉球王國，1872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軍國主義傾向開始出現，矛頭直指朝鮮，琉球和中國，此後日本開始利用各種藉口，對琉球，朝鮮，中國進行侵略。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南，引起中日之間嚴重衝突，日本政府通過的台灣落地處分要略，阻止琉球向清政府進貢。可列為征伐台灣以後之任務，1875年日本天皇強令琉球斷絕與清朝關係，並改用日本年號。1877年清政府駐日公使何如璋在東京考察了琉球群島問題後指出，祖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台澎之間，將求一日之安不可得。1878年10月，何如璋向日外務省發出照會，譴責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朝朝貢。為背鄉交欺負弱國，是種不義，無情無理。

1879年日本政府將琉球王國廢除，正式將琉球改名為沖繩縣，並將琉球群島完全納入日本版圖。那時琉球國王尚泰被強行迫遷押往東京，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設軍隊的琉球，吞噬了琉球王國，琉球的獨立從此結束。1880年作為琉球宗主國的中國，拒絕在承認日本吞併琉球條約上簽字。但琉球群島原住民一直保留著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歷史持續地影響著琉球人民的民族情結，他們一直認定中國是其宗主國……。

現如今中國對日本就毫不含糊了，既然小日本公然違背中日建交公告，又挑釁蹂躪中國紅線，干涉中國內政，大聲疾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種毫無忌諱軍國主義復活挑釁中國底線言論，又誇稱第一時間要以電磁炮擊沉中國航母「福建號」。所以中國最近連續打出幾張王牌，要給這些右翼野心不死的日本鬼子顏色看看，第一在黃海舉行實彈軍事演習，第二毫不猶豫派出四艘海警船進入12海里巡航釣魚島。第三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發表一幕引發國際關注言論，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駁斥日本等國涉華不實言論時，轉而要求日方停止對沖繩（琉球）人民等原住民民族的偏見和歧視，這一看似非常規的出擊，令日本官方和媒體瞬間「窩火」，「日本產經新聞」緊急發文要求中方「撤回」言論，此舉並非偶然外交插曲，而是中國外交從來不露鋒芒，向主動設局深刻轉型的一次精妙演繹，標誌著在複雜地緣博弈中，中國正從被動的「解題者」轉變為主動的「出題人」。

要理解當前這步棋力度，必須回溯琉球問題的歷史經緯，琉球王國自明初即成為中國藩屬國，雙方維持了超過五百年

冊封與朝貢，形成了緊密政治關係、經濟和文化紐帶，始終未斷絕與中國的宗藩關係，直到1879年明治維新後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強行「廢琉球縣」武力吞併琉球王國，野心併吞將其改名為「沖繩」。當時清政府雖多次交涉抗議，終因國力衰微，未能阻止琉球問題遂成「歷史懸案」。直到二戰後處理日本領土問題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確規定，日本剩下的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這從國際法理上徹底否決了日本對琉球的主權主張，使其地位明確處於「未定」狀態。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是規定琉球交由美國託管，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未被邀請參會不予承認。1971年美日私相授受，美國私自將琉球施政權移交日本，此舉嚴重違背了戰後國際秩序安排，不具備決定琉球主權歸屬的法律效力，正是一段懸而未決歷史舊帳，成為中國今日提出琉球地位再議的依據，提供了堅實的法理基礎和道義高地。

2013年人民日報首次刊文明確提出「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已經是可以再議的時候」，為今日之舉埋下伏筆。中國這次在聯合國發聲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套經過深思熟慮組合拳的組成部分，展現了中國主動設局系統性。2024年9月中國在大連海事大學成立了全國首個「琉球研究中心」，匯聚國內頂尖學者，旨在從歷史、法理、國際關係等多維度系統研究琉球問題，該中心被定位為事關「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的戰略項目，旨在打破日本及其影響的美國學術機構，在琉球歷史敘事上的壟斷，奪回話語權，為未來的博弈奠定學術與輿論基礎。

孫磊大使在聯合國發言，使日本在它自己擅長攻擊他國的領域遭到反制，此舉引發了琉球當地知識精英積極呼應，認為這為阻止美軍基地建設、恢復（沖繩）琉球自決權提供了新的國際槓桿。2023年7月沖繩（琉球）縣知事玉城丹尼，頂著壓力訪問北京，並特意祭拜在通州區的琉球國墓地遺址，尤其是祭拜了1880年為救國而自刎殉國的琉球民族英雄林世功。打出了這張琉球牌，清晰地標示了中國全球戰略的範式。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發起挑戰，中國選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對方的關鍵痛點「創設議題」主動設局的精髓，在於它改變了博弈的節奏和焦點。中國藉此宣告：在東亞地緣棋局上，具備設定議題、劃定戰場的能力。中國在琉球問題上「主動設局」，是基於深厚歷史和法理根基的精準戰略出擊，也是中國外交更加自信的體現。中國正逐步瓦解日本在琉球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將一個被刻意塵封的歷史懸案，轉化為懸在日本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此舉是對日本頻繁挑釁的有力反擊。

未來圍繞琉球的討論將持續深化，而中國已掌握了相當主動權，在大國的博弈中勇於創設議題、引導議程，往往比被動接招更能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塑造有利的戰略環境，才是中國外交應做的正確反擊……。

稿於2025年11月30日

蘇麗莎

服務是為了要表現



寶島來鴻

A為了服務教堂，想盡辦法力爭牧委會會長的職位，但由於為人不夠圓融，自我意識強烈，結果被人認為A之所以參選會長目的是為了膨脹自己，不是真正為了服務教友，因此，他受到教友們的排斥。

若服務只是為了表現，服務動機主要是讓自己被看見，這會發生以下情況:

(1) 焦點會從他人轉向自己，心裡想的是別人會怎樣看我，而不是對方真正需要什麼。

(2) 容易感到挫折，因為成效是否被稱讚，就會變成情緒

的來源。

(3) 服務變得不自然，行為帶著表演性，缺少真誠的溫度

真正的服務通常是以需求為中心（不是以表現為中心），願意被看見，也願意不被看見，心裡的動力是愛、責任或使命，而不是掌聲，這種狀態可謂是看似在做事，實則在做人心，看似在服務人，實則在淬煉心。

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o@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



請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Android 客戶端下載